

厄普代克《A&P》中的后现代主义因素

郝燕

(安徽大学 外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摘要:当代美国著名作家厄普代克的短篇小说《A&P》通过改写欧洲中世纪的骑士文学,别具匠心地运用了后现代主义文学常用的戏仿手法,成功地传达了后现代的精神。同时,小说也凸显了后现代文学的互文性和颠覆性等特征,为后现代文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关键词:《A&P》;后现代主义;互文性;戏仿;骑士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7X(2008)02-00093-03

一

美国当代作家约翰·厄普代克的短篇小说《A&P》创作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虽然当时的后现代文学尚处于兴起阶段,但从《A&P》中读者不难窥见某些后现代主义的代码。小说文本所体现的嘲讽、戏仿、去经典性等特征从一开始就使这部作品染上了鲜明的后现代色彩。

与传统文学不同,后现代主义文学将关注的焦点从“作家-文本-读者”三者关系转向了“文本-文本”之间的关系,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克里斯蒂娃把这种关系称为“互文性”(intertextualité)。她指出:“任何文本也都是作为形形色色的引用的镶嵌图而形成的,所有的文本,无非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变形。”^[1]即每一个文本决不是孤立地存在着的,它同其他文本处于相互参照、彼此关联的关系中,形成一个包容着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无限开放的动态网络体系。这种互文性构成了许多后现代主义文本策略的理论基础,其中最重要的是戏仿(parody)。所谓戏仿,是指作家在自己作品中仿法其它作品进行借用,以达到调侃、嘲讽、游戏甚至致敬的目的,戏仿的对象通常是妇孺皆知的文学经典。在后现代文学中,戏仿已不是简单地回访原先的作品,而是大

刀阔斧地对其进行改造。戏仿成了后现代文本中一个普通和自觉的现象,改写文学经典也因此成了后现代主义小说家乐此不疲的游戏。美国当代著名评论家莫拉鲁曾用改写来界定后现代主义,把改写看作克隆时代叙述和批评的主要方式。

二

从《A&P》的故事情节可知,厄普代克的戏仿创作是把中世纪的骑士文学作为参照原型的。作者用嘲弄甚至亵渎的方式改写了欧洲中世纪的骑士传奇,故事的场景从古色古香的城堡和梦幻般的森林转移到商品经济下庸俗无聊的现代美国小镇。讲述在超市做收银员的19岁青年萨米,因商场经理批评3个身着泳装前来购物的女孩着装不检点而毅然辞职的故事。它反映了60年代初期美国生活的枯燥乏味及其对人性的压抑,同时也是个性主义和传统观念冲突下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小说的情节印证了后现代主义文学在创作理论上的特征,即反(精英)文化以及走向通俗(大众化和平民化)的价值立场。^[2]同其他的后现代主义作家一样,厄普代克主动与通俗文学亲近,并利用通俗文学的形式和技巧写作。戏仿的运用使文本超脱了“类”的疆界,模糊了高雅文学和通俗文学之间的界限。此外,厄

收稿日期:2007-01-15

作者简介:郝燕(1984-),安徽安庆人,安徽大学外语学院200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文学。

普代克一反骑士文学中以出身高贵的英雄为主角的风格,他选取了极为平凡的普通百姓为描写对象。《A&P》的主人公萨米只是超市的一名收银员,但他以骑士自居,并把自己倾慕的女孩称为女王(Queenie),把保护女王看作自己的神圣职责,在故事发生的那个下午开始了他颇具戏剧性的骑士生涯。从小说的开端可知,萨米是一个愤世嫉俗的青年,他对周围的人总是显出一副讥讽和怨愤的态度,与同时代的其他青年人一样,他反叛传统道德的禁锢与压抑,追求自由开放的新世界。他不满小镇居民传统守旧的观念,尤其蔑视那些循规蹈矩,对夫权统治逆来顺受的妇女,称她们为家庭的奴隶,温顺的绵羊。对那些斤斤计较、刻薄挖苦的顾客,萨米更是冷嘲热讽,称她们为“监视着现金记录器,专爱挑毛病”的“老妖婆”,^[173]对收银员的一点点差错都会大呼小叫,怒气冲天。萨米对她们深感厌恶,将她们描写成一群成天夹着发卷,浓妆艳抹,老气横秋的家庭主妇。同时萨米对同事也没有好评价,他在小说中用不屑与讥讽的语气描述了斯多克塞,老麦克马洪对三个女性着装的反应。虽已为人父,斯多克塞对少女胴体的兴趣不亚于萨米,眼前的美色让他“有点晕晕乎乎了”,^[174]然而传统的伦理观念让这个已婚男人不得不压抑自己本能的情欲和爱美的天性。而肉柜伙计麦克马洪却极为庸俗麻木,他以屠夫式的眼光透视少女身体的骨架结构,这实为对人体美的亵渎,萨米为此义愤填膺。对他的上司更是反感,当商场经理伦盖尔在训斥三位女孩着装不检点而提到着装体面是商店的规矩时,萨米认为“当老板的才需要这样的规矩。而有些人要的却是少年犯罪。”^[175]在萨米眼中,古板阴沉的伦盖尔是陈旧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化身,他所代表的权威压抑了人性的自由发展。他对“女王”的严厉训斥,让萨米感到无比愤怒。萨米认为这些市民因循守旧,观念僵化,受旧伦理道德和社会礼仪的束缚,无法欣赏少女的青春活力和女性的阴柔之美,他坚信骑士道复兴的重任落在了他的肩上,于是他勇敢地提出辞职,以示抗议。

三

然而萨米的英雄主义行为只是表面现象,受当时美国兴盛的商品经济的负面影响,他的思想也夹杂着世俗性的一面,这与骑士小说中那些充满神性光环的主人公形成了巨大反差,是厄普代克对传统骑士形象的颠覆。

一方面,他对爱情的崇拜绝对称不上是中世纪

忠勇骑士对贵夫人的那种圣洁的理想爱情模式,他贪恋的只是“女王”的美貌而缺乏骑士精神中尊崇妇女的高尚气质。小说中三位妙龄女郎性感的着装和甜美的长相让他如痴如醉。当她们盈盈步入商场时,萨米无所顾忌地窥视着她们的胴体,激动得一时间竟忘记了自己手头的收银工作。在萨米眼中,女人只是供人欣赏的花瓶,是男性审美的对象。萨米对女人的内心世界一无所知,甚至还声称,“姑娘们的心是永远叫人揣摩不透的(你真的以为她们在用心思盘算着什么吗?或者只是像一只玻璃罩里的蜜蜂那样,东闯西撞呢。)”^[173]他所谓的“英雄行为”只是为了讨取少女的欢心,满足他一时的情欲。萨米幻想着自己是在营救被困的女王,想象着他的心上人一直默默地注视着自己,于是勇往直前,公然地顶撞自己的上司,不惜牺牲自己的工作。

另一方面,萨米虽以新时代的激进青年自居,但仍逃脱不了60年代商品经济下现代美国盛行的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他成了一名世俗化的骑士。^[162]他对自己的工作并不满意,作为商场的收银员,他成天像机器一样重复着枯燥乏味的劳动,而且面对的顾客大多是粗俗丑陋,早已失去青春活力的家庭主妇。不难想象,这样的工作对一个追求感性快乐,渴求体现自我价值的青年来说是何等压抑。因此可以说,萨米早已萌动了辞职的想法,只是碍于父母与经理伦盖尔多年的交情难以下定决心。而这次伦盖尔对“女王”的公然冒犯为萨米提供了一个名正言顺的辞职理由。另外,萨米在赞叹三位少女美貌的同时,还异想天开地赋予了她们女王般的尊贵,甚至构想着“女王”富足奢靡、宫廷般的家庭生活,可以说,“女王”家的财富和地位让萨米对她的爱慕和渴求倍增。

由此可见,后现代的社会崇尚物欲至上,男女爱情并不纯洁,总是被罩上了功利主义的阴影。在男女主角短暂的接触中,虽然萨米不时地流露出他对“女王”的爱恋,而“女王”的着装和言行也不乏对异性挑逗的动机,但作品中没有任何浪漫爱情的情节构置,这反映了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爱情的处理是低调黯淡的。作者甚至一反传统,给小说续上了一个出人意料、与初衷背道而驰的冷漠结局,让读者对经典文本中浪漫情节的直线发展和完美结局的期待再次受挫。

四

结局的悖离是生活对萨米“英雄行为”的无情嘲讽。萨米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女孩们并不欣赏

他的英雄壮举,对他所谓的“骑士精神”嗤之以鼻,更何谈停下来感谢“她们没料想到的一名英雄好汉”,^[17] 表达对他的爱慕。这也反映了现代社会对所谓的英雄和高贵行为的排斥。在小说的尾声,三位少女因受商场经理的诘难匆匆地狼狈离去,而萨米则被孤零零地遗弃在百货大楼外面,他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心中的女王,或许父母也会因他冒然辞退这份他们动用一切关系网才安顿好的工作而感到十分遗憾和难过。此时的萨米也为自己的鲁莽之举懊悔不已,正如伦盖尔所说,“为了这件事你一辈子都会后悔的”。^[17] 他站在商场外的大街上,茫然不知所措,他禁不住回头去看自己曾经工作过的岗位,似乎又在怀念那份虽受旧社会规范束缚,他却稳定、安逸的收银工作。百无聊赖的他只得自嘲地说“这件事发生在夏天倒也不坏,我可以甩甩手,一走了事……”^[17] 然而萨米真的走得那么潇洒从容吗?辞去工作后,他开始为自己的前程担忧,“当我想到日后艰难的处境时,我的心情不觉沉重起来。”^[17]

萨米在这混沌的世界迷失了自我,对自己的行为没有很清醒的认识。直至辞职,萨米都无法给自己冒失的举动附上一个充分、合理的解释,他只是感到,“一旦开始了某种举动,要把它一口气干到底可是要命的啊”。^[17] 他似乎认为自己的一言一行都是为了展示给别人看,他的生活已不是自觉的有意识的活动,在茫然之中,他不得不自欺欺人。贪恋女色,功利至上,一心想当一回英雄,幻想着用自以为很勇敢的行为赢得三位尊贵少女的崇拜。可以说,萨米是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塑造的一个典型人物,他们自我意识模糊,对自我本质的探索也没有明确的目的。

《A&P》是一部关于主人公心理成长的小说。萨米一开始的天真幻想和实际结局之间的巨大反差让他获得了乔伊斯式的顿悟。他在历时一个下午的骑士生涯中完成了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意识到自

己的骑士梦想是极其荒谬和悖离现实的。

五

在理论特征上,虽然《A&P》凸显了后现代主义文本的许多创作风格,可以冠以后现代的头衔,但是厄普代克运用戏仿手法的效果又与其他后现代主义作家不同,后者对经典的戏仿旨在打破前文本的某些构成元素,使之被颠覆。他们通过对经典的拆解来否定传统经典的阐释,质疑经典文本所建构的理想世界模式,揭露其虚构性。他们的作品重在破而不在立,是为了让读者不再尊崇前文本,但也无法从仿作中得到什么,而厄普代克在拆解经典文本的同时,重在重建。厄普代克的戏仿只是重觅文学源头,寻找灵感以创作出一种经典与后现代相融合的文化语境,从而更好地传达其后现代思想。作者在小说中并没有对经典的骑士精神进行批驳,而是借古讽今,所以与其他后现代作家不同,厄普代克在戏仿后更多的是对现实的思考。

原始的传奇式结构在小说中被嘲弄并转化,作者借鉴经典骑士精神的内涵,对现代美国那些标榜骑士精神,而实则受功利主义思想浸染的虚伪行为模式进行了无情的嘲讽。作品揭示了现代社会中骑士梦想的虚幻,传达了后现代的人们精神枯竭的危机。

参考文献:

- [1](日)西川直子.克里斯托娃:多元逻辑[M].王青,陈虎,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 [2]陈晓明.后现代主义[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 [3]王誉公.美国经典短篇小说选[M].漓江:漓江出版社,1997.
- [4]哈旭翔.直觉与习俗的撞击——简析厄普代克的短篇小说《A&P》主题[J].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2,(5).

责任编辑:曲晓红

Elements of Post-Modernism in Updike's A&P

Hao Ya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Anhui University, Hefei230039, China)

Abstract: Through rewriting the medieval European knight literature and employing in his distinctive way the writing technique of parody which is prevalently embedded in the post modernist writings, the short novel A&P written by the famous modern American writer Updike has perfectly conveyed the post-modernist spirit. Meanwhile, it also reveals such features of post-modernist literature as intertextualité and subversion, which has set the rout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ost-modernist literature.

Key words: A&P; post-modernism; intertextualité; parody; knight literature